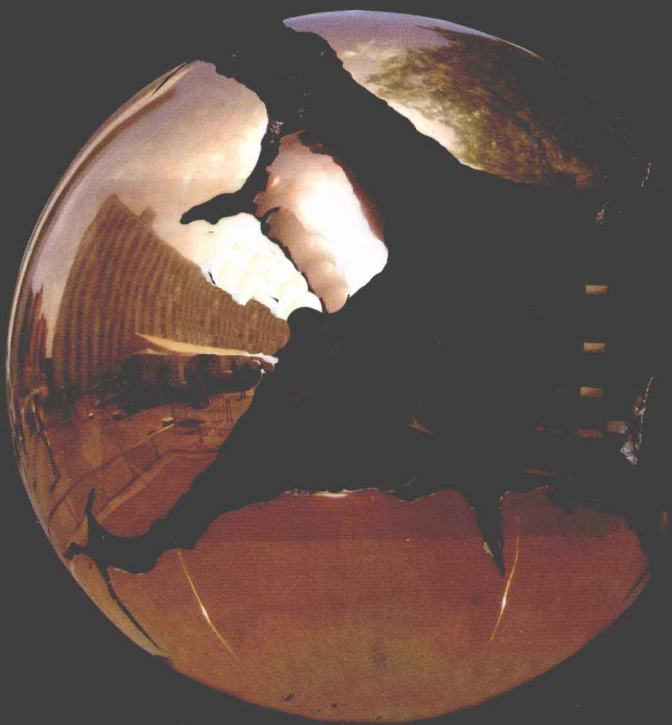


诊断 美国

与董鼎山谈话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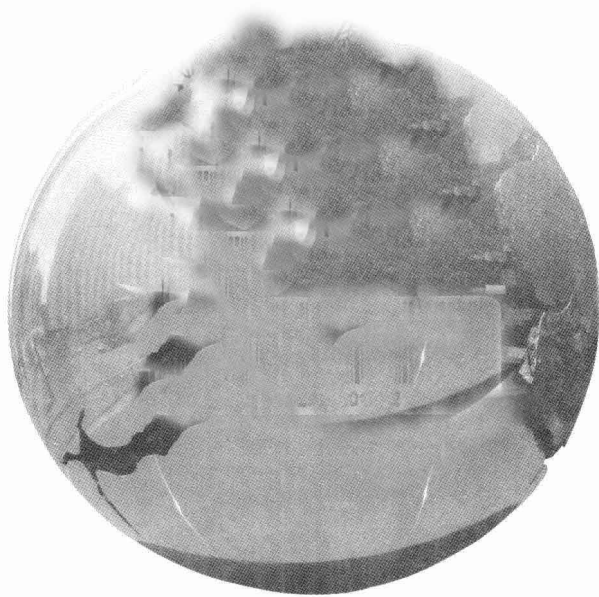
海龙 董鼎山 著



诊断 美国

与董鼎山谈话录

海龙 董鼎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诊断美国:与董鼎山谈话录/海龙,董鼎山著.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651-2

I. ①诊… II. ①海… ②董… III. ①比较文化-中
国、美国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4851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夏 芳

诊 断 美 国

——与董鼎山谈话录

海 龙 董鼎山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241,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651-2/G·1509

定价 32.00 元

C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沧桑话旧 指点江山 1

寓言：表述一个国家文化的勇气何在——二大于一：文化优势与话语表述——阅历+人生=睿智？——从一个黑暗走入另一个黑暗：麦卡锡猖獗时代——麦卡锡的蹿起和败亡——美国华文记者生涯——偏左的思想基调——疯狂的年代、疯狂的岁月——述说历史的资格——谈黑白，说歧视——两边都“隔”的自我意识——永远的“外国人”——受同胞的“种族歧视”——早年开放初期的尴尬事——一夜乡心五处同——给自己的一生定位——我最大的兴趣是政治——梦想的《纽约时报》总编——童年：记忆中的启蒙教育——沧桑中的会见巴金——少年得志发表成癮——参加秘密的进步工作——因“革命”闯祸而逃亡他乡——因祸得福来到上海——中国的古典小说与我

第二章 文学寻根 新闻为业 38

阅读的启迪——与张爱玲同代和淡淡的交往——早年小说酷肖张爱玲？——中国当代作家一瞥——苏俄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杂志之海派和京派的分野——美国杂志也有倾向性和派系——中美报纸与写作生涯——上海滩初出茅庐——潇洒何止舞一回——采访美国特使和英国首相之子——美国报纸纵横谈——当报纸遇上了劲敌——平生得意之作在哪里——《读书》与写作的新生——为宣泄而写作——我认为天下有两类写作——真正的小说应该有严肃性——每一个作家都应有一份正当的工作或职业做保障

第三章 忆当年 粪土万户侯 71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丢原子弹和“扶持”日本的杜鲁门——美国扮演的光彩和不光彩的角色——冷战是时势所为，非哪个人能“制造”——肯尼迪总统的轶事、是是非非和越战缘起——当年美国新闻业的秘密律条——夭折的另一个总统苗子：被暗杀的肯尼迪兄弟——陷入战争泥淖的约翰逊——中国人的“老朋友”尼克松——温吞水的几位总统——两极分化说里根——布什老店的父子档及其影响——“肯尼迪二世”克林顿和布什二世——无法盖棺论定的奥巴马——不恰当的比方：如果眼下是克林顿——政党之争：含泪也要投票奥巴马——如果克林顿再次PK奥巴马——总统以外的中美关系执牛耳者——误读与误判：是中国人的自卑还是美国人狂妄——臧否人物，粪土当年万户侯

第四章 爱恨情仇 说中美关系 101

中美互看和互评，不成比例的悖论——利益大于文化和政治——国势、作家与意识形态——中美文化渊源和互动上的优势——中美间为什么爱恨交加——从互骂到互动——是否存在过“亚洲包围圈”——那时美国人最大的担心——今天美国人的最大关心跟老百姓不同调——中印比较的话题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无厘头——中美本来应该互相更有好感却为何走向歧路——美国式民主的修复机制——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恐慌及其人权悖论——国家利益是凌驾“人权”之上的尚方宝剑——孔子与汉语热是实惠和利益驱动的结果——【附录一】认知人类学与文化对话——【附录二】至爱兄弟不了情

第五章 论文说书 或说出你的秘密 134

美中畅销书榜单的黑色幽默——同为畅销书，猫腻各不同——钥匙找锁强似锁找钥匙——赢利的书和赢名的书——出版发行与义利之争——我们还难以让市场来做决定——是鸡先生了蛋，然后蛋才能孵出鸡——家庭读者、女小说是文学的主要拥趸——非虚构作品畅销各自有因——丑闻、偷窥欲和人性的弱点——坏人和敌人也是卖点——好奇心也是市场的宠儿——偏打正着的机遇——我为什么要对你发问——不该问，或者不合时宜对你发问的秘密——吃文化的回头草：是“始乱终弃”还是苦于隔膜？——还有第三种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一生都有女人缘——有异国情调的中国男生——是被逼找到了欧美籍的妻子——中国女孩的骄娇二气使人却步——人性的高贵在于善良，无关国籍与人种——美国字典上没有“孝顺”二字——无心插柳，却收获了乔木——关于美女的一生的标准——关于人类情欲和性的话题——不说也罢，政客和名人的性丑闻——还有更恶心的——人之常情或人之常性？——欧洲的标准和美国标准——西方的张扬里面有没有中国文革元素——传统 + 政治运动 + 科技 = 西方今天性观念

第六章 喜欢到处当爹的美国 171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移民的贡献——优异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美国的独到之处——中国和美国比较得到的启示——绝境效应：置之死地而后生——悖论：移民也分三六九等——客观元素以外的制度化的因素——终极原因：美国的成功是各种积极因素的合力所致——美国的暗疮：“老美国”谈美国——喜欢当爹的美国，它委屈么？——美国历史上的动荡和今天的动荡——意识形态的对头：共和党 and 民主党——这次次贷危机是罪魁祸首——曾经因祸得“福”使美国走出大萧条——“刺激计划”能奏效吗？——负债累累的美国让人忧心——制度会不会成为养懒人和闲人的保护伞——最锋利的矛与最坚实的盾：美国军队——阿喀琉斯的脚踵：美国的医疗保健问题——医疗制度成功与否取决于政治制度——妥协的健保方案是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安乐死与尊严死

第七章 比较教育 诊断美国中产阶级 197

要说美国教育，须先廓清美国人的定义——先给我们讨论的话题定位：以大多数人目标为讨论基础——昔时的“美国人”和今天的美国人的概念分野——美国人定义的多元化导致了美国人教育观的多元化——多元化的美国导致了教育理念的多元——美中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比较——私立教育在美国跟在中国有根本不同——美国公立教育的弊病——教育并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中国人不必是虎

妈,家长的关注和互动却是必须的——美国的家长也有三六九等——学习不好未必是孩子的错,大多是家长错在了前面——家长应无国别和文化之分,全看责任心——海外中国人相信苦学能翻身——美国的私立教育为什么优异——怪现象:大城市教育往往最差——移民和贫民是拖累大城市教育的顽症——关键在于对教育的投入和重视程度——中美教育的最大不同点在哪里——孰重孰轻:教授知识还是启发创造性?——中国的基础+美国的高等教育=完美教育?——浓汤+水=不真实的统计——有教无类和诺贝尔迷思——所谓聪明大多是教育的结果——中国的高校误人子弟?——教书,需要不需要育人——道德、礼貌和气质之间的一体化关系——有知识的人未必会自然成为文明人——文化的自觉和文明的认知相辅相成——家教、环境和社会教育应该结合——入乡,应该不应该随俗——礼貌是小事,但关乎民族形象——认知心理学初阶:讨论的意义——平等,先从教与学做起——美国小学教学法的启示——信任,让你的潜能绚烂开放——美国:昨天的大萧条和今天的衰退——民主,不止是一柄双刃剑——“民主”弊端,岂是一个“人性”了得?——自相矛盾的美国国策——工会是不是美国的癌症?——居功至伟的中产阶级温床——二律背反:走向反面的工会——客观展示?倾向共和党?——大锅饭、转移视线和排外——变,是个永恒的主题——人性,会适可而止?——理想主义和展望未来

第一章 沧桑话旧 指点江山

寓言：表述一个国家文化的勇气何在

海：多年前，我在国内，有位美国朋友，他是一位人类学家，他跟我说过一个笑话：他到了中国一个星期的时候，很激动，看什么都新鲜，觉得自己能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可是呆了一个月，方觉得自己看到的多是皮毛，知道多了，胆子反倒越来越小，只能写出一篇文章了。而他在中国呆了一年，最后却觉得自己连一篇文章都不敢写了。因为中国文化是个多层次的结构，表面上有时候你以为你懂了，其实你了解的仅只是似是而非。文化这样庞大的题材常常会使人视为畏途。

董：你说得完全对。因为我有很多美国朋友，到中国去了一阵子，回来就俨然以为自己是个专家了。对很多事情都会指手画脚。

海：而你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你也度过了你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应该说对这两个国度你都有资格发言，而且对这两个国家你也都有感情，事实上，对这两个国度你都写过不止一本书。

董：其实说起来，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长，大半辈子；可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对我思想的形成和奠定是最重要的。

海：你最可贵的是有在中国的生活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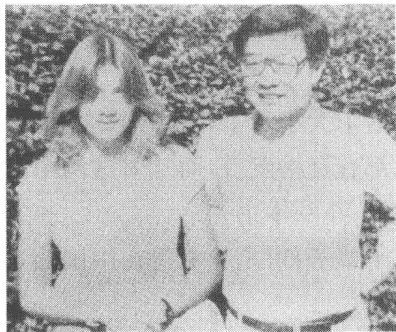
董：那时候的成长经验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美国中年友人或知识分子，他们见到我时常问我，你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的？我回答，我来了很久了。我在美国的日子大约比你的生命还长。你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他们一看见中国的脸孔就以为你是外国来的，是外国人。我现在觉得一个人年轻时候的生活是根底，跟语言一样，是忘不掉的。后来学会的却不一样，我

一辈子写英文却觉得我的英文没有中文好,那时候奠定的东西很重要,跟你的生长在一起,跟你人的发展一样都是最重要的。就像你学语言学识字一样,是你的根底。

举例来讲,谈我的历史知识。我对中国的历史是非常清楚的。在中国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和大学的时候都学习过。各个时期的教科书从简到繁,而且因为是自己国家的文化,有切身体会,学习得很真切。而美国的历史是到美国以后才学习的。那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美国历史是看书的知识,纯粹是“学”的,体会不深刻。

海:你的知识、经验和判断奠定的文化基础和理性、思维习惯是中国人的部分更多;但若是论起生活时间的长度,可能是在美国经历的事情更多。

虽然你的世界观、想法都是在中国奠定的,这却正是你的优势。这使你跟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不一样,这使你有一种可贵的参照体系。比如说,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如美国的州长骆家辉,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但他身上没有你这种对中国的认知。他们是以美国人自居的。你的优势是你有两个参照系。



董鼎山和女儿

董:说到 ABC,我自己的女儿就是 ABC。她十岁的时候我就带她到中国去,可惜她中国的事情知道很少,中文也不愿意学;当然,她成长期经历的是两种文化,她的母亲是瑞典人,还有瑞典文化的影响。

海:她实际上面临的是三种文化。

董:对,是三种。现在她这样的 ABC 基本上跟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一样,身上已没有什么中国文化的优势。

二大于一:文化优势与话语表述

海:回到你原来的话题上,就是说,虽然你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在长度上是绝对长,但你的思想境界和文章中讨论的中美文化大都能从两种角度去看,既有美

国文化的训练,又有中国文化的根底,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和风格。回应我们开头的那个笑话,呆久了反倒会写不出书来,而你在美国呆了六十年,足够有资格写出无数的书。而你在来美国之前在中国也是记者,写过很多的文章、出版过书。对这两个国家你都写了很多书,这两种经验和两种表述让人觉得奇特,值得探讨。

特别是你写作的第三次喷发,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你曾经是中国成千上万读书人和大学生们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甚至一般的中学生都读你的书。你的写作对“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和年轻一代的知识阶层都影响很大。

董:那是一个很奇特的时代,我正好赶得巧。那时候中国几乎没有外国的资讯,外国的知识就像黑夜中的灯塔一样显得格外亮和引人。现在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人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各种材料。现在这样的情形当然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让世界变成地球村,让人们迅速知道眼下发生的事情,让新闻更透明。但是网络也有很多的坏处,比如我前天看到的一则新闻,电脑骇客做的事情很可怕,扰乱秩序、破坏安全,什么地方都钻进去,破坏巨大。

谈到新的科技对眼下文化和出版及新闻事业等的影响,这方面我非常悲观。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看报纸看书出生和成长的,以后或许是报纸和书都不重要了。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纽约时报》关门。现在很大的报纸都很难维持。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不看报了。电脑上什么东西都有,什么新闻都有,但这些东西都是很浅薄的,可怕的就是这一点。现在的新闻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新闻都是写的,现在提倡的都是电视,讲的。

海:现代的新闻有提倡多元化、娱乐化、通俗化的倾向,而你们那时候做新闻的概念是很神圣的,无冕之王嘛!那时候是“第三种势力”进行舆论监督的,你能不能说一说那时候的新闻从业和今天的不同?

阅历十人生=睿智?

海:下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记得我读过的德国著名作家歌德说过,文人或者是思想家最幸运的一个条件是他/她要活得长。因为只有活得岁数大(歌德本人活了83岁),才有可能亲身经历时代的变革,他说有的作家像诗人拜伦

(36岁)和雪莱(29岁)只活了这么短的岁月是很吃亏的,因为他们没有来得及去经历很多的历史事件,没有足够的人生经历和阅历去看社会和历史因而知识受局限,发言权相对也弱。而歌德认为只有有了切实的人生经验才能不被一时的、片面的东西所迷惑,才能因有比较而有鉴别,才能对世事有发言权。

用歌德的标准来衡量,(董大笑,“不能这样比呵!”)你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近、现代人类历史上最最重要的几个时期,从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蒋介石执政时期到中国的内战以及随后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

董:对,还有美国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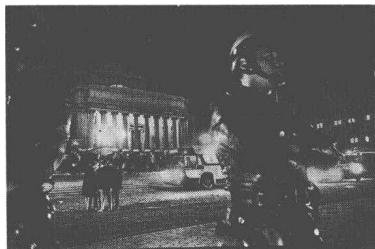
海:直到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

董:这里面有很多话题好谈的。

海:对一般人来说,这些是历史,而对你们来说,你们都是当事人和亲历者。

董:有时候我真想不到都那么多岁月过去了。

海:你来美后又经历了美国各个时期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从早期的麦卡锡主义到美国后来的反战,性解放,从颠覆一切权威的个性主义到今天的黑人当总统,你的一生可以说是人类近现代历史的一个活见证。你的优势还不仅仅在于你生命久和见证的事实多,而且还在于你的喜欢思考、比较和你的哲学洞见。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运动时
美国警察前来镇压的情景

回顾过去,在你的童年时代,中国是很受屈辱的,受世界列强英、法、德、意、美、俄、日等

国的侮辱,你们小时候的情形是怎样的?

董:我们那时候是非常爱国的,我小学时代就经历了抗日活动。最近纽约正在放一部中国电影《南京,南京!》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我小时候在宁波上初中时就看到南京大屠杀的报纸和照片,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暴行迄今历历在目。

像我,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活的历史见证。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感受,其他这近百年的历史我都是亲身参与了。

海:这些,部分在你的作品和回忆录里已经有了些涉猎,记得你已经在回忆

文字中写到了出国前夕和刚到美国时的事情了。我们以后会专门拿出时间谈你的身世这一段,为了衔接你还没有写到的身世这一段,你能否谈谈你来到美国后的经历,特别是你刚来美国后正好赶上了震惊美国朝野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它是否影响到了你?

从一个黑暗走入另一个黑暗:麦卡锡猖獗时代

董:这些还要从我的小时候谈起,谈谈我的思想构成,因为它跟我的一辈子思想有关系。因为我小时候个性比较自由,喜欢看书,很早就读了巴金的书。思想左倾,反对旧礼教,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且我初中在很早的时候就参加了“民先队”¹(民族先锋队)。你知道“民先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么?

海:是个民间组织吧?

董:不是,是个中共的组织,是少先队。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中国的理想主义,那时我跟董乐山是一样的,是马克思主义。我的思想是很激烈的,所以我到美国以后,我的看法跟美国大众是不一样的。1947年国共战争已经深入化和扩大化了,我那时候是很亲共的,不是亲国民党的。所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当时的思想是很矛盾的。



参加民先队时的董鼎山

记得刚到美国不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和中国是盟友,美国人开始普遍对中国的事情感兴趣,美国的教堂喜欢请新来的中国人去那里给他们做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演讲。那时正是国共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到了教堂里严肃批评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说现在中国应该是国共联合政府才是最好的。但是这些却是美国人不喜欢听的,因为那是宋美龄刚刚在美国国会演讲、非常出风头的时候,我的话当然是煞风景,他们非常不喜欢听我的话。

按照当时的规矩,被邀请的讲演人应该是作为客人,非常受欢迎,而且其后应该有茶点招待还有讲演酬金。可是那天讲演完了我发现他们态度冷落,讲演后我发觉我的思想和他们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我毅然拒绝了他们的讲

演酬金。但是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美国的“民意”。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你可以想象，我当然痛恨麦卡锡主义。

我也发现了当时美国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的某种虚伪。

我来到以后不久，1948年杜鲁门当选总统。那时候我在密苏里，当时一个进步第三党的领袖叫亨利·瓦莱士。他是一个左派。当时我跟我的美国朋友非常喜欢他的观点。但是到了最后我问友人他们选举选的是哪一位，他们异口同声告诉我说是选的杜鲁门。我问他们为什么不选华莱士，他们却说如果选了瓦莱士就会浪费选票，他们不喜欢保守的杜威，这样，杜威就会当选；而他们原本喜欢的第三党会分散民主党的选票。

那件事使我很震惊。因为我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不知道民主政治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计策和诡计。民意是以输赢来决定的，必要时你为了赢必须放弃理想。

后来的戈尔和布什选举时我们又经历了同样这类的情况²，我们认可了另一位候选人而造成了戈尔的选票分源。结果他跟布什的票数相近，最后告到最高法院，由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判定让布什当选，这些事件让我们知道政治和选票、民主这些东西其实永远不单纯。

我们很难有真正纯洁的“民意”，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就永远是复杂、矛盾的。如果那次布什没有成功就不会有今天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今天的这么多灾难。可见，历史本身也充满了偶然、不可知和混乱。

麦卡锡的蹿起和败亡

你说的麦卡锡主义的反共嚣张，那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之时，那时候，一般读书人，特别是好莱坞有进步思想的编剧、演员都怕被他指为左派或戴上红帽子。谁被他盯上了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在黑名单上的人就会被区别对待，就找不到工作，没有人敢于雇用你。

那时候，说起麦卡锡人人自危。其时电视还没有今天这么普及，记得我当时每天在无线电广播上注意听他放哪些厥词，这件事对我的思想形成非常重要。这样我就变成了美国的“左派”了（其实我不愿意说这个词，因为别人会借题发挥

曲解拿这个字眼来攻击我)。当然,这也跟所谓今天中国的左派不一样。今天中国的左派其实是最右的右派。一些反对进步、保守的老顽固才被称为是“左派”。这里的左派不一样,他们一般是指思想开明的人,而右派是指保守的人。

海:请你谈谈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文化的影响。

董:它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实在是大极了。好莱坞有很多电影和题材都不敢拍,当时有些电影故事常述及苏联战士在战时作战的英勇。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和苏联曾经是盟友,但是你若拍电影讲美苏关系的好话的话,甚至你叙述史实镜头上美苏军队会师见面的话,这样的镜头就会被麦卡锡大骂。

海:就连历史事实也不敢承认了,是吗?

董:当然不敢,不敢承认这些事实。报纸、杂志、书籍都不敢。他的淫威之下,人人都感到威胁。美国非常开明,所谓言论自由的传统受到了最大的亵渎。

那时候如果你参加了一个左派集会的话,你就怕我告诉别人,一告诉别人你饭碗就砸了。那时株连成风,你甚至不敢跟那些“有问题”的人说话,一沾染上,你的工作就没了,也就没法生存了。所以那时好莱坞的一些作家都噤声不敢言。估计那时候简直跟大陆反右和“文革”时代很相似,或者比反右、“文革”更厉害。那时候人们都不敢讲话,所谓的明哲保身、为了保存自己而讲别人的坏话。我觉得麦卡锡时代最可怕的是坏了人心。

海:麦卡锡主义对今天有没有影响?

董:对今天绝对没有影响。今天这事已成定论。或许有极少的老顽固还以为麦卡锡是对的,这些人也许永远不会变。可是这些人根本没有影响力而且成不了气候了。

海:但是这一点跟中国的反右、“文革”还是不一样,中国的这些政治运动应该说至今还有一点影响。比如像我父亲这一代人对政治运动等还是有点后怕。

董:当然,你不能把美国跟中国比,不能把美国的一个参议员与中国的政府力量相比。这两个国家毕竟有些根本的不同。……回顾这些是想让你对我思想的发展有一些比较清楚的脉络。

好,咱们接着谈我当年到纽约的情形。

回想当年,我刚在密苏里大学毕业,雄心勃勃地希望到纽约的《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时报周刊》(*Time Magazine*)或《新闻周刊》(*News Week*)之类的地方去找工作,可是,应该说那时候还是有隐性的种族歧视的。他们回说因我是外国来的,英文不够好而拒绝了。

美国华文记者生涯

后来我就找唐人街的华文报纸《联合日报》。那时候的纽约华文报纸也有左中右。正好有三种。一种是台湾国民党背景办的,叫《民国日报》;一种共产党背景办的,叫《侨报》;我参加的自称是第三派,中立的,叫做《联合日报》。他们一看我的履历,在国内做过记者又在美国读过新闻系且熟悉英文,就邀请我加盟。那时候我不是当记者,而是做一个“国际新闻”版的编辑。

海:那应该正好是麦卡锡主义泛滥的时候吧?它对华文报纸有没有影响?

董:对华文报纸绝对没有影响。根本没有关系,好像无所谓的一样,因为那时中文报纸的读者对这件事没有兴趣。那时候的中文报读者不都是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唐人街的老百姓和做工的人。那时候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是看英文报纸。

海:当时麦卡锡主义者的目光会不会留心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动静和中国人的所思所想以及其在报纸、刊物上的表现?

董:当时他们关心的是新中国和国民党阵营的关系。国共两方的报纸在互相争论,我们站在中间。我当时是国际新闻编辑,这些争议我会展示在我的栏目中,但不是讨论,不会直接参加进去。

海:你会摘编情况介绍。

董:对。凡是有观点的东西都叫做社论。而社论不是我写的,是当时的社长自己写的。

海:我想问的是那时候是麦卡锡主义泛滥,你们编报纸怕不怕?

董:我们完全不怕。他们完全不管我们。对我们的事情他们完全不关心的。

海:那你怕不怕当时的联邦调查局看看你的报纸的倾向性,探察一下你们的宣传意图?

董:没有。那时候绝对没有,他们只注意有中共背景的刊物。现在也许不一

样,现在他们也许会留心一下,因为现在报纸销路很多而且读者很多,我们那时候报纸销路只不过几千份,现在的都有好几万份。

海:那后来的反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各种政治运动对你们有何影响?

董:那时候麦卡锡已经完蛋了。他是被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莫娄³(Edward Morrow)打下来的。麦卡锡最红的时候,报纸、杂志、电视和新闻都不敢批评他。一批评他马上就把红帽子给你扣上了。CBS 的记者爱德华·莫娄有一个节目,他用很巧妙的电视记者的方法揭露麦卡锡的坏事。

爱德华·莫娄最后做到了美国新闻处的处长,是最出名的新闻记者,人人都听他的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住在伦敦,向美国广播大战的消息,节目的名字叫做“*This is London*”(“这里是伦敦”),这个节目家喻户晓,那时候没有电视,老百姓都听他的广播,他的影响力极大,所以一有了电视,CBS 就请了他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他在老百姓心目中力量很大的,一讲话人们就都听的。他揭露麦卡锡的节目一出来以后,马上将麦卡锡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在美国,民意是很要紧的——就像现在,茶党很保守甚或很愚昧,但仍有力量。回到麦卡锡的话题,爱德华·莫娄的节目一出来,老百姓马上了解了麦卡锡的齷齪,于是报纸、杂志就敢批评他了。这个麦卡锡后来酗酒、得了肝病,郁郁寡欢而死。据说他还是个同性恋者。但是他一直隐藏着,而且还攻击别人是同性恋者。他老是说“*State Department is full of communists and homosexuals*”(“国务院里充斥着共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甚至连国务院和军队里都不敢批评他,因为一招惹他就会被他乱扣帽子。

偏左的思想基调

回顾到这些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了。我的思想一直是靠左的或者靠进步的。我一直是个比较自由和思想进步的人士。人们老是说“自由”、“保守”,老实讲自由的背面应该是“进步”或者是“开明”,我不是自由派,我的思想应该是开明的。自由不是保守的反义词。

开明的思想者有很多是社会主义者。当时有个诺尔曼·托马斯⁴(Norman

Thomas),很出名的,他是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他老是到麦迪逊花园广场(Madison Square Garden)演讲,很有号召力,时常是有几万人去听他的讲演。那时候越南战争还没有开始,当时主要的口号是反对核弹,反对核战争。我们认为核战争屠杀无辜平民。我并不是什么组织的人,但参与这样的活动我很痛快,觉得很激动。

到了后来(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开始了。越南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美军死亡58 209人,受伤304 000人,另外有2 000多人失踪。美国的民意就形成了两派。左派反对越战,认为这是越南人的内战我们何必去干涉;而一般美国人的看法则认为若是越共不打倒,整个亚洲就要全部变成共产党了,保守派主张应该打越战。后来越战开始,美国陷入愈来愈深,美国人开始反战。反战最厉害时街头游行会达到几十万人。因为有一次约翰逊总统派了很多很多兵,在越南战死了五万人。还有一点我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征兵制度所引发的问题。

越战时反战规模如此之大,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征兵制度。它要求所有的适龄青年必须当兵,你富也好穷也好,你的儿子到了年龄就必须到越南去,现在去打仗的都是些穷人家,当兵是一种职业;而那时候被征兵的多是学生,我在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的时候一批一批学生来向我告别说是要到越南战场去,我的心里非常难过。



反战和学生造反运动时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
攻占校长室时的情形

我的学生里也有死掉的。许多年轻有为的人就被战争吞噬了。有很多非常好的家庭出来的,这样,渐渐地整个社会就出现了反战的情绪。就像现在的阿富汗战争一样我也反对。我老实讲,上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运动的时代。这些社会运动包括反战运动,黑人平权⁵运动,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女权运动的一开始就是性自由运动,这些运动是混杂在一起的。那时候的年轻人思想都是很开放的。性自由运动对当时的中青年人影响最大,青年人性真是自由极了,公开的。

海：当时的性自由运动比今天还厉害、还自由吗？

董：现在无所谓了。现在我的女儿未结婚生孩子我们已经不去管她了。那个时候未婚怀孕是耻辱的。

海：原来当时并不是那么疯狂。因为我们的感觉以为那个时代比现在还要自由和混乱。比如说，以为那时刚开风气，难免做事矫枉过正。总以为那时的“婴儿潮”一族是够疯狂的，胜过现在。

疯狂的年代、疯狂的岁月

董：并不都是这样。比如说，那个时候的“夫妻交换俱乐部”。但是并不是说今天人们不如那时做事开放，今天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吆喝，而是有了更好的设备和途径，直接在电脑网络上做了，成了正常，成了见怪不怪。而那时候，这些都是用很自由开放的方式展现的。

那时候是一个开启新潮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特别革命一样的。其实现在“革命成功”了以后就无所谓了。那时候有私生子是很耻辱、很可怕的，现在私生子有什么关系呀，根本没有关系了。

海：所以我们的感觉以为是 60 年代更加激进和混乱，其实并不是那样。

董：因为 60 年代是革命的开始，现在这些已经都变成是普通的生活了，没有人那么敏感、那么介意这些事了。

海：多谢你今天澄清了我们不太明白的一个事实，因为根据常识，人们往往认为 60 年代是一个比较疯狂的年代。比起现在更疯狂。

董：其实那时是打破旧习，开始时一定比较疯狂的，这没错。但是这种疯狂一直没有停下来，疯狂到了今天已经让人接受而似乎成了寻常事，已经无所谓了。似乎在今天的中国也是一样了。现在中国的男女关系不也是很自由了吗？我老是在网上看到一些让人吃惊的事。现在什么东西都有，色情的东西不比外国少，现在中国离婚率也很高，未婚生子、私生子也不再像过去那么耻辱和受恶评。

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个时代的青年是所谓的嬉皮士，后来我跟一些美国朋友认真地讨论过，我们猜想，觉得那是整个世界发生的这种近乎天翻地覆的运动，